為日本電視台主持《球地救愛用》節目

陳美齡曾經面對死亡與埃國民饑荒處處相

想但，次幾十涼冲頭冼後事，針防預支六打曾前事
對她，繞圍旁身在曾菌病寒傷、疾瘧、瘋痳、亂雲起
。了怕害再不已亡死

陳美齡爲日本NTV電視台主持一個廿四小時《用愛救地球》的慈善節目，親身前往非洲埃塞俄比亞机民區拍攝，日前已往回香港，昨日會晤記者。

典心人典心事

陳美齡說，埃塞俄比亞的饑民區集中在中部高原地帶，九百萬人正在挨饑抵餓中，饑荒最主要因爲旱災而引起，加上地勢太高，交通只靠攀山和騎驢，饑民接受救援頗爲困難，本來沒有旱災時，當地人住在高原上可以自給自足，然而一旦有自然災害，問題就來了，當地有好些人一世沒有落過山，因爲上落一次要花足一日的時間。

世界各地派往埃塞俄比亞的救援營有日本、法國、美國、英國、愛爾蘭等，而中國、印度亦有派醫生前往，今次陳美齡所屬的NTV電視台是往日本的救援營拍攝。

陳美齡說，她初初抵步的時候，真是十分恐懼，蒼蠅撲鼻，小孩子身上有蚤，有濃瘡，而且不穿褲，隨地大小便，當地的流行病特別多，霍亂、痲瘋、瘧疾、傷寒……什麼都有，陳美齡看得心酸，只管站在一邊流淚。本來那些小孩子很想與陳美齡玩，但她却不敢去抱他們。

上落山一次時間需一日

教孩子唱歌

後來漸漸適應了，陳美齡學識了一些非洲話，教孩子們唱歌，教一句唱一句，才放胆接近。陳美齡形容，早上去探病人，根本無法認人，因爲每一個病人的臉上都伏滿蒼蠅，要在臉前撥一撥，蒼蠅才飛走。

寬吞下蒼蠅

陳美齡在録影機前出鏡時，蒼蠅也伏在她的臉上、牙齒，有一次她跟小孩子唱歌，一不心，吞了一隻蒼蠅落肚哩。

衣服全丟掉返港即驗身

在她逗留的八天裏，她知道有七個人死去，她親眼目睹的就有兩個，一個是患上霍亂的三歲小孩子，體重也沒有五公斤（十一磅），另一個是只有三十二公斤（七十磅）的老伯。

在非洲的八天裏，陳美齡與死亡是一綫之隔的，本來臨行前打了六支預防針，然而處身當地後反而對死亡不再害怕，因爲好多醫生護士都在那裏工作，陳美齡亦想過，如果不幸染上疾病，她也作了心理準備，回來之前，陳美齡把所有衣服都丟了，在埃塞俄比亞首都的酒店，洗頭、冲涼十幾次，就是怕把病菌帶回香港，一返港後，馬上去驗身，一個星期才有報告。

昨日日本文化放送電台來港爲陳美齡録特輯，準備參加六月廿八日的放送節目比賽，至於《用愛救地球》這個節目，八月廿四日會在日本作廿四小時播出，陳美齡爲該節目的總司儀。

•方芳•

因岳華回大陸拍片而被換角
恬妮指台灣不公平
岳華稱台灣把問題看得太嚴重

因爲岳華北上大陸拍片，恬妮在台灣拍華視電視劇《紅粉佳人》被臨時換角，恬妮已向記者及在台灣報紙陳述，台灣此舉甚不公平。恬妮又在台晚深夜與岳華通過長途電話，岳華昨在港對記者說，恬妮在台灣開過記者招待會，質詢台灣當局不近人情，並在報章寫了華視是次換角，是迫她走上絕路。

恬妮拍的《紅》劇，是前邵氏演員宗華的「丹華製作中心」爲華視製作，恬妮已演出了三、四集，華視是次中途換人，令宗華大感頭痛，除損失了時間、金錢外，最關鍵是未必能找回適合角色演出。

岳華說，他覺得台灣方面把問題看得太嚴重了，根本拍戲沒有政治問題，畫家、藝術家、音樂家都自由出入任何地方表演，況且他本人返內地拍戲，無理由涉及妻子。

岳華又說，根本台灣很多人都有親人在大陸，十個人之中就有九個，書信往來是經常的，如果親人在大陸工作，都可以構成政治問題，豈不整個台灣都唔掂了?!

廖安麗明年一月做新娘，如今作等備也早太乎似，

廖安麗嫁杏有期
對婚紗特別重視

廖安麗的婚期訂於八六年十一月，雖然時間距離現在還遠，但安麗已經很多計劃了。

她說自己喜歡穿婚紗，但夫家和她父母都想她穿裙褲，其實安麗可以兩樣都着齊，豈不皆大歡喜。她說無論如何，她也會訂造一件新婚紗拍照。一世人一次，豈可以錯過。

婚後廖安麗會否離開電視圈，她說相信不會作這個抉擇，安麗有沒有考慮到營商經驗，她說對做生意已經失去信心了，因爲曾經失敗過，就算夫婿肯出錢由她經商，她也不想花這筆錢，未嫁的廖安麗已經懂得爲老公打算了。

鬼闖曾說有店酒住所
黑怕然竟偉僑苗
劉家榮電做榮家

元彪、胡慧中和劉家榮往泰國拍《夏日福星》外景，前晚返港，他們是外景隊一行人中最後一批返港。劉家榮甫出閘便笑說他們三人殿後返港很夠義氣，因爲他們睇清楚有沒有遺留東西，是爲大伙着想哩。

外景隊住的酒店，有說曾鬧鬼，所以不少外景隊工作人員寧願幾個人迫在一起睡。劉家榮本獨自睡一房，但苗僑偉却硬要劉家榮入住他與戚美珍的房間，原來阿苗說晚上常聽到有聲響，嚇到徹夜難眠，劉家榮迫於無奈便只好陪他一晚，做其電燈胆。劉家榮說原來阿苗很怕黑，比阿戚更厲害，所以他住入阿苗房間後，阿苗當晚睡得很香。

帶《格薩爾王》劇本供審閱
李翰祥昨赴北京
該片由香港內地聯合執導

李翰祥昨天起程到北京，將《格薩爾王》的劇本交予內地有關方面審閱，並爲《格》片服裝作準備。

《格》片將由香港和內地等導演聯合執導，大陸方面是《火燒圓明園》和《垂簾聽政》的副導演許國鈞，香港導演名字暫不能公佈，但此人在港藝術家、音樂家都自有政治問題，畫家、

《油蘇菜籽》參加意影展

台灣片《油蘇菜籽》早排在嘉華、海城和新大華三間戲院放映，反應不俗，也引起海外注目，被邀請參加下月在意大利舉行的「威尼斯影展」，被邀參加的華語片還有大陸的《黃土地》。

董驃送玫瑰
鄧碧雲暈晒

鄧碧雲嘻嘻笑的說：「我有一個白馬王子！」

這個問題，當然引起人們興緻，會猜想，難道這是鄧碧雲的第二春？

她又再笑說：「真的騎着白馬奔向我面前，向我遞上玫瑰花！嘩！浪漫得令人暈浪！」

拍戲啥

鄧碧雲、董驃這麼親密，又那麼「年輕化」，是生活，不，當然是拍戲了。（《四眼仔》的戲），否則大件事了。

董驃：這倒是一個意外的消息！不過，娛樂圈什麼事也可以發生，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！

鄧碧雲說：「這只是在《四眼仔》中的一段戲，我與他是情假戲真，片中，他我的白馬王子是董驃！」

胡慧中和光陽、灘沙的國泰念懷世嘆的復往擇選受如說地，樹桐棕界地點，非，屬英國泰

影共秋

曲心人藝

足跡遍踏半個地球
林建明好奇心越來重

⇦羅偉平

林建明的身形是十年如一日，無論時間逝去不再，她却是依然故我。

「到底有何保持秘訣噢？」

「無噢！我係食極唔肥，瘦就係屬於遺傳。」她輕鬆說。

「咁多年都無變樣又幾難得唱！」

「近年差咗啲叻！肌肉無以前咁結實。」

平日懶得做運動，所以，沙姐仍能保持身材實在難得，至於皮膚亦沒有刻意去保養，除了必要場合才化粧亮相。

許多人也以爲經常化粧對皮膚有極大影响，沙姐却另有見解說：「其實就無乜問題嘅！化粧前先打底，咁啲皮膚已經受到保護，最重要係落粧一定要乾淨就無事。」

獨個兒在西貢居住，她極享受這兒生活環境，七百呎房子才二千多元租金，平日有鐘點女傭打理家務。

「你唔怕路途遙遠嗎？」

「一啲都唔隔涉，二十分鐘車程就到公司，不需五分鐘就到清水灣錄影廠，住係郊區完全感覺唔同。」

「有乜嘢咁吸引啫？」

「朝早有雀仔叫聲，聞到陣陣草味，附近有人養豬，住落好有鄉村風味，係市區烏烟障氣，返到屋企好舒服噢！」

她是住了一年多仍未有搬家之意，原本已有兩層樓宇的她不再準備置業，爲了一九九七問題，沙姐自言不作冒險。

「今年又去邊度旅行呀？」

「想八月去美加，我有十九日有薪假期應該夠時間咯！」

「你簽咗證嘅？」

「舊年去三藩市剪咗個陣簽咗叻！個領事話好高興認識我，結果簽咗五年。」

東南亞早已足踏遍處，去年便遊覽歐洲，再到加拿大的話，沙姐便到過半個地球，對於旅行令她精神煥發。

「點解唔去啲落後地方呀？」

「我都鍾意嘅！以前想過去尼泊爾，後來有事至去唔成。」

近年來沙姐對陌生事物也感到好奇，尤其是人的心理，她常去接觸以瞭解身邊以外的一切。

她認眞說：「好想試吓做私家偵探，我諗會好刺激，睇吓啲人係點查案。」

「你眞係夠好奇心咯！」忍不住說。

「以前未試過唔知，我嘗試投資拍戲，體會吓老闆戲心情，試過就知道其中滋味，所以，而家就好明白老闆同打工戲唔同，對於兩方面戲溝通都清楚晒叻！」沙姐有感而發說。

白小曼自殺死後曾數次向親友顯靈

近來圈中人好似興起咗講鬼古，總之大家一坐埋就鬼聲鬼氣。晚上一班人圍埋講鬼，雖然係坐响咖啡廳，但也覺毛骨悚然。我深夜寫鬼故事（通常是深夜貳時寫稿）更覺個心寒寒地。

魏秋樺男友母親復活

有晚同魏秋樺佢地一齊又講鬼古，佢男友劉祖慈（亞祖稱導，現已經商）又講起佢自己屋企嘅鬼故事。他父親是越南富商，三歲母親去世。除了奶媽之外加聘一個女佣人來服侍他。那女佣人上工兩天即中了字花，贏了很多錢。據她說，是家裡一個婦人給她的「貼士」，但阿祖家裡的人覺得很奇怪，因爲除了奶媽之外，家裡就是男主人和男佣人，而那「貼士」又不是奶媽給她的，到底那婦人是誰？

後來，有人給阿祖母親的遺照那女佣人看，問她見過這人沒有？那女佣人說：晚上常見她在阿祖的房門口行來行去，給她「貼士」的就是這婦人！而當她聽說這個就是阿祖死去的母親，她當堂嚇得目瞪口呆，第二天就辭工走了。

在守靈之夜怪事發生

有人又講起白小曼鬼魂出現的怪事，講的人是白小曼的朋友依依。小曼拍完李翰祥的「聲色犬馬」就自殺身亡，當時這部片還未上映。

小曼初入電影行，朋友不多，祇有三兩知交替她辦理後事，依依就是其中之一。守靈之夜，靈堂十分冷清，親人就是小曼的弟弟和三數親屬。

小曼的弟弟有輕微的弱智，但小曼生前很愛惜這個弟弟。當晚她弟弟坐在靈堂前，他很留心地望着那些放在禮堂兩邊的花圈，而且露出親切的表情。依依覺得奇怪，問他看甚麼？他說：「姐姐在看那些花圈，又看那些送花圈的人的名字」！

一會，他又望向靈堂白小曼的遺照，再說：「姐姐去看自己的照片。」聽見的人都感毛骨悚然！

不一會小弟弟又在那椅子上睡着了。待他醒來的時候，他對人說：「姐姐帶我去一個地方，那裡又黑又冷。」

去一個很冷很黑地方

雖然大家相信小弟弟不會車大炮，但還半信半疑。但那怪事終於發生在依依本人身上。她協助辦完小曼的後事之後，就住在小曼的家裡，陪伴着小曼的母親。有一晚，她看見小曼站在她床前，並伸出握着她的手，她覺得那隻手很凍。隨着白小曼拉她起來，她不由自主地跟着小曼走，她感覺自己經過牆和經過睡着的人，竟然全無阻礙！小曼也是帶她去一個很冷很黑的地方。

翌日小曼的母親聽見依依所講，就怨罵自己女兒見外人都唔見佢。怎料就在當晚，小曼鬼魂再出現在母親床前，她母親所經情況和依依的一模一樣！

羅偉平結婚大計
瞞著家人偷偷進行

羅偉平結婚的消息，是靈通人士透露給我知道的！

獲得喜訊後，立刻聯絡當事人，求證一下！問他：「羅偉平，好保密哩，突然宣佈結婚！」

羅偉平聽了，緊張的問我：「誰告訴妳的？一定是黃偉良、斑斑，只有他們知道！我也想不到一時漏口說了出來，其實那只是初步計劃，結婚日期還未訂好！」

「騙人！你跟人說，婚期定在七月份！」

他笑說：「還未確定呀。那只是初步擬定日期，籌備時間不足夠，可能會押後！唉，現在一堆堆工作，我怕過份忙，不能如期結婚，要是這樣子嘛，倒不如遲些啦！」

「到底你原意是那段時間最適合你的？」我追問他。

他想了想，吞吞吐吐的說：「眞的連我自己也想不出那段時間最清閒，忙完再說吧！」

「忙，那只不過是藉口，要做便得馬上行動，誰能阻攔你？」我罵着他。

羅偉平笑說：「哎吔，看來妳比我還要緊張呢！不瞞妳，我結婚這件事，還未跟家人說哩！」

「爲甚麼不跟家人說？難道另有苦衷？」我故意氣他。

他立刻說：「噢，絕對不是，請別誤會！只是我想我是大人了，好應該先辦妥一切才告知他們，免他們操心！」

「到底婚期定在何時？」我仍然追問着。

他想了一下，然後說：最快是八月份，或者是九月份！」

「那你現在就好緊張籌備一切啦！」我說，計算一下，距離婚期只有三個月。「例如訂酒席，過大禮，一切一切……」

羅偉平搶着說：「過大禮？現在是甚麼時代，還要過大禮？只要女方願意不就成了嗎？」

我向他做了一個鬼臉笑，說：「沒那麼便宜！」

他說：「依我的計劃，旅行結婚比較好！電視台太多熟朋友啦，怕掛一漏萬，旅行結婚乾脆俐落，除非女方要求擺酒啦！」

「戴穿石團、伴郎擬定了嗎？」我問。

他回答說：「初步都擬好了，但都是以前電視台的老友，名單遲些才告訴妳好嗎？」

銀着他又說：「至於伴娘、姐妹團，由於未來老婆是圈外人，由她自己決定，現在我還不知道！」

「你與她如何認識的？」我好奇問他。

他說：「飲茶認識的囉，大概有數月到一年的時間。」

最後他笑說：「現在我還未確定一切，遲些有了結果才正式向大家公佈！」

好啊，大家就等着這好消息！

⇦林建明

香港八五不及以前

「香港八五」加入了張兆輝和吳夏萍這一對小夫妻，觀衆們的注意力似乎不及熊良錫和韓馬利這一對。

熊良錫的阿弟和韓馬利的阿咪，是一對恩愛夫妻，樂於助人，特別是阿弟，有小市民的風範，編劇者可以從他的身上製造笑料。但張兆輝的形像缺少了這些，便吃虧了。

至於吳夏萍，她除了有點活力和風情之外，形像也非突出，和阿咪相比也有不及。於是這對小夫妻的加盟除了增加「香港八五」一點熱鬧外，對號召力是沒有多大幫助的。除非由今日開始，編劇能將兩人的性格再突出一些，加一些親切感，才會受落。

⇦魏秋樺